

休嘉 編著



廣韻反切今音手冊
于安瀾題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(滬)新登字 110 號

廣韻反切今音手冊

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)

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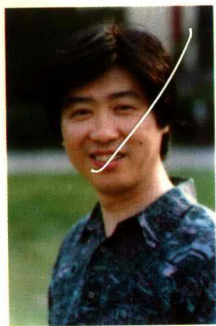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3 插頁 5 字數 356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3000

ISBN 7-5326-0438-1/II·43

定價: 30 元



李葆嘉，1951年生，江蘇東臺人。文學碩士。中國語言學會、中國音韻學研究會、中國訓詁學研究會、漢語方言學會會員，中國語言文化學會理事兼學術委員、江蘇省語言學會理事。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發表論文五十多篇，論著八種。主要學術專著有《當代中國音韻學》、《清代學者上古聲紐研究史論》、《新刊點校廣韻》。

邵 序

與譬況注音或直音相比較，反切注音應該說是一種比較完善的注音方法。它一方面有較高的準確性，另一方面除個別的獨字韻（如《切韻》殘卷裏的“拯”字）外，沒有注不出來的字音。反切注音法早在漢魏時期就被發明出來，在當時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。

反切的構造原理很簡單，人們應用或理解它本來是很容易的。祇要對一個字的聲、韻、調三方面能加以區別，就可以了。作為音節文字的漢字，說漢語的人識別其聲、韻、調三者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從歷史上看，在反切發明之後不久的那一段時期，即南北朝時期，社會上反語很盛行，甚至丫環使女也能熟練地分辨雙聲，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。

不過隨着時間的流逝，語音不斷地發生着變化，古人按照當時語音製造的反切，我們今天的人理解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。如果不掌握漢語語音演變的歷史知識，要想把古反切一一正確地拼切出今音來，可說是絕對辦不到的。因而在理解或讀懂古反切方面，專業人員的幫助就是不可或闕的了。這大致有兩條路好走。一條路是教會人們掌握必備的音韻知識，使他們自己有能力將古反切正確地拼出今音來。另一條路是選擇古反切的代表系統，把其中的反切一一拼成今音，並把它們標注出來，編成專門的工具書，或者編寫既注今音，又注古反切的字典、詞典，以供人們查尋。在分工越來越細的今天，要求非專業的人花費很多時間來學習音韻知識，顯然是不現實的。最切實可行的恐怕還是上述的後一條路。

本世紀初以來，學者們在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所走的主要也是這後一條路。數十年間，他們編製了不少這一類的工具書或字、詞

典，可惜都有其不足之處：或是所選反切體系闕乏代表性，或是收字嫌少，或是注音多誤，或是檢索不便，或是所用注音符號已不通行，或是書的部頭太大，製備不易，等等。因而都不能很好地滿足讀者的需要。南京師範大學李葆嘉同志有見及此，費了很大功夫，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，揚長避短，編成了這部《廣韻反切今音手冊》。本書選擇了在中古反切系統中公認具有代表性的《廣韻》反切作為對象，把它們的今音用漢語拼音字母一一標注出來，同時還標注紐、韻、呼、等、調等中古音的各要項。條目的編排以反切上字的今音為序，並附有《反切上字部首檢字表》。讀者祇要一編在手，既可查知《廣韻》反切的今讀，又可查知各字在中古的音韻地位及古音構擬。可以說是一部方便實用、後來居上的著作。

注音是編寫字典和詞典的必備項目。注音碰到疑問時，《廣韻》的反切一般具有重要的參考和依據價值。因此，本書對《廣韻》反切今讀的釐定，對字典、詞典的注音來說，也是一種很有用的參考。

從《廣韻》反切推導出來的今音，有少數是普通話裏不曾聽到的。本書在標注這類音的同時，又標出一個嚮讀者推薦的普通話裏能夠聽到的音，作為參考。這樣做可能會引起爭議。例如“𦵏，人絹切”，本書推薦讀上聲，但這是個多音字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、《辭海》等則都選擇讀平聲。又如“𦵏，而鑑切”，本書推薦讀折合音 nà，即把日母改讀為娘母，但《字匯》則“音熱”，即把二等改為三等。這說明“而鑑切”這個音很難折合。因為不論改讀切上字或切下字，從《廣韻》本身都找不到根據，除非不據《廣韻》而據它書。不過學術上的爭論對推進學術發展有利，因而本書的這種做法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。

葆嘉同志的這部書將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發行。我相信這部書問世之後，在幫助人們學習反切，讀準字音及字典、詞典編撰注音等方面必能發揮很大的作用。

邵榮芬

一九九五年四月下旬
于北京紫竹院寓所

序言：論《廣韻》反切 之今音標注

一、中國傳統注音方法之嬗變

中國古代注音之法有直音、讀若、譬況。公元一世紀，西域音韻之學與佛學同入中國，在中亞古代胡書梵文音理的啓發下，漢人對拼音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理解，把漢字的語音結構分析爲前後兩段，用雙聲字和疊韻字分別代表漢字語音結構的前段和後段，遂產生反切注音法。公元二世紀末葉，服虔、應劭（大約卒于漢獻帝建安年間，公元196年—219年）已用反切注音。漢末孫炎（約220年前後）撰《爾雅音義》，大量用反切注音。“至于魏世，此事大行”。

反切的產生爲韻書的編制提供了條件。魏（220年—265年）人李登《聲類》，晉人呂靜（約310年前後）《韻集》，“始判清濁，纔分宮商”，爲韻書之濫觴。齊永明（483年—493年）中，受梵唄啓迪，沈約發現四聲，所撰《四聲譜》爲四聲體例韻書之始。六朝時期，韻書大量產生。這些韻書的編者，所定韻部攙雜方音，“各有土風，遞相非笑”。

隋開皇初年（約582年），當時著名的音韻家顏子推、蕭該等八人，在陸法言家中聚會，“夜永酒闌，論及音韻”，批評各家韻書。“因論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；欲更摺選精切，除削疏緩”，審定正音。陸法言“燈下握筆，略記綱紀”。十八年後，陸法言罷官家居，“遂取諸家音韻，古今字書，以前所記者定爲《切韻》五卷”。書成于仁壽元年（601年），集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來音韻反切之大成，成爲唐宋韻書的始祖。《切韻》問世以後，“時俗共重，以爲典範”，箋注、增補、刊謬者甚多。影響較大者有王仁昫《刊謬補闕切韻》（約706年）、孫愐《唐韻》（開元本約732年，

天寶本約 751 年)、李舟《切韻》等。

宋景德四年(1007 年),陳彭年、邱雍等人奉皇帝詔令,重新修訂前代韻書。大中祥符元年(1008 年),書成後勅名《大宋重修廣韻》(簡稱《廣韻》)。《廣韻》是《切韻》、《唐韻》的繼承,為中古音韻的總匯。

韻書的編制祇着重於表現聲調和韻部的區別,這是因為韻書的用途在作詩押韻時供檢索。至於聲母和介音,韻書未曾細析。唐宋等韻學纔對韻、調、聲紐、介音四方面逐一分析。

漢魏譯佛經,是為求佛理。唐初密教流行,講究“真言對註”。為譯音準確,悉曇(梵文拼音表)研習盛行。之後研究漢字聲韻的人根據悉曇原理,分析唐音,製成了早期的韻圖。現在能見到的最早韻圖是宋代刊刻的《韻鏡》(刊行於 1161 年)與鄭樵的《七音略》(刊於《通志》內),兩本書蓋源於更早的《韻鑒》。等韻用“兩呼四等”審音,開合不同則分圖,洪細有別則異等,每圖橫列聲紐,縱排四聲。後人一直利用早期韻圖來掌握《廣韻》一書所代表的語音系統,把韻圖作為闡明反切、辨明音值的工具。中國古老的音位學理論蘊含在韻圖之中。

二、《廣韻》音系研究之沿革

唐宋韻書及韻圖是對中古語音的綜合描寫,用脣吻審音。後代人研究中古音却祇能採取考據法。明代開始,已有不少人將《廣韻》按不同的方式加以分析、改編,而顧炎武研究上古音時始注意到對《廣韻》的研究和利用。真正系統地研究、分析《廣韻》的,是清代學者陳澧(1810 年—1882 年)。陳氏“以考據為準,不以口耳為憑(《切韻考序》)”,創反切繫聯法,歸納《廣韻》切語上下字的體系。《切韻考》中分析出唐宋以來流傳的三十六字母的照、穿、牀、審應分為兩類,喻母三、四分開,明、微合一,提出四十聲類的結論。

後來的學者又進一步研究,對陳氏的結論加以修正與補充。黃侃(《音學八種》,1915 年)把明、微分開,主四十一聲類之說。錢玄同(《文

字學音篇》，1918年）承之。白滌洲（《廣韻聲紐韻類之統計》，1931年）運用統計法，即藉統計切語上字于各等中出現次數之多少，發現凡一字切一、二、四等者往往不切三等韻，凡一字切三等韻者亦多不切一、二、四等韻。白氏據此把見、溪、羣、曉、影、來六紐各分爲二，定聲類爲四十七。曾運乾（《切韻五十一紐考》，1927年）採用審音法，即根據音修聲鴻、音弇聲細的原則，把精、清、從、心四紐各分爲兩類，得五十一聲類。

瑞典漢學家高本漢（《中國音韻學研究》，1915年—1917年發表于《遠東學院學報》，後經修訂，于1926年出版）提出一等韻是單純的聲母，三等韻是〔j〕化的聲母的假定，把幫、滂、並、明、來、見、溪、疑、曉、喻各分爲兩類，定聲母五十一類（見王力《漢語音韻學》）。與曾氏的不同就在于精組未各分爲二，而把幫組分爲單純的和顎化的兩類（另有非組）。

李榮（《切韻音系》，1945年寫定，1948年據《宋跋本王韻》寫成二稿）認爲高本漢分單純和顎化的那些聲母，反切上字固然有分組的趨勢，但並非如高本漢所說清清楚楚分成兩類。因此，李榮把顎化聲母全併入相當的單純聲母，云類併入匣類，另外娘併入泥，崇分出俟，定《切韻》聲母爲三十六。

李新魁本方孝岳之說（《古音概說》，1979年），劃分爲五十九聲類。在曾氏的五十一聲類基礎之上，再加幫組、知組各分爲兩類。

用繫聯法、統計法、審音法得出的是聲類，聲類再加以歸納纔得聲母。黃侃四十一聲紐之外，見組、精組、幫組（不包括非組）、知組等就聲類可以二分，然聲母則宜合爲一。《廣韻》音系聲母中輕唇、重唇當分開。周祖謨（《廣韻四聲韻字今音表·敘例》）認爲：“（輕重唇的分化）遠自唐代有些方音已如此，宋代韻圖以非敷奉微與幫滂並明相對，一定是與當時語音的讀法相適應的。”《廣韻》中唇音反切上字類隔常見，切語上字中的這種存古現象祇能說明禪上推魏晉六朝唇音尚未分化，不能以之證明唐宋時唇音依然有重無輕。故唐宋時期唇音當分爲兩組。又“俟”、“釐”二字在《廣韻》中併于崇紐，故《廣韻》音系不必分出，宜取四

十一聲母。

《廣韻》韻類的研究，陳氏《切韻考》以反切下字繫聯定類，凡三百一十一。陳氏批評等韻家限于四等，將韻“析之爲一、二、三、四等，皆不依切語下字分類”，故未將三等韻中列于四等的唇、牙、喉音小韻單獨歸爲一類。高本漢研究中古音的音系，反切是取之于《康熙字典》，韻圖是採用的《切韻指掌圖》及以後的材料，因此，他沒有發現重紐的問題。他分爲二百九十個韻類，韻母一百四十個（舒聲韻八十九，入聲韻五十一）。王力（《漢語史稿》，1956年）定爲九十二個韻母，入聲獨立出來，爲一百四十一個。與高本漢相比，舒聲韻多廢開和戈三開，入聲韻少乾。陳復華（《漢語音韻學基礎》1983年）中據周祖謨《陳澧切韻考辨誤》和董同龢《中國語音史》中的意見重新排列，分出三百二十六個韻類，歸納爲一百四十個韻母。重紐中列于四等的，陳復華還“祇是作‘類’的區別，在計算韻母時”，“暫不統計爲兩個或四個韻母”。邵榮芬先生（《切韻研究》，1980年）將重紐四等（D類）的韻母獨立出來。如果依據重紐二分的做法，可定韻母一百六十個，其中舒聲韻一百零四個（重紐四等韻母十四個），入聲韻五十六個（重紐四等韻母六個）。

三、《廣韻》反切今音標注之進展

反切，這種傳統的注音方法，一直沿用了一千八百年之久。至《中華大字典》（1915年）尙用宋代《集韻》的反切注音，舊《辭源》（1915年）還用清代《音韻闡微》的反切注音，仍未有代替傳統注音法的全新方法。

一九一三年，“讀音統一會”從《音韻闡微》中選出六千五百多常用字，通過表決審定國音（老國音），並擬訂了一套與反切全然不同的音位式注音字母。最早用這種新式標音法注音的是王璞的《國音檢字》（1913年漢英圖書館發行）。稍後，吳稚暉又將審定之字，依《康熙字典》爲名出版（1919年）。漢字的老國音注音與《音韻闡微》中的反切相對照，可算是

用新式標音法爲反切注音的最早工作。

一九三〇年，“中國大辭典編纂處”所定的《計劃書》中，對《國音大字典》的注音規定是：每字每音各記明其來源，採自韻書者（字書略同），列其“反切”及“聲紐、韻部、等呼”。對《中國大辭典》的注音規定是：先列國音，次述音變，如假定之周漢古音，代表六朝唐宋音之《玉篇》、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，代表元明音之《中原音韻》《洪武正韻》，列其“反切”及注其“聲紐、韻部、等呼、四聲”等。

一九三四年，在“國語會”第二十九次常委會上，錢玄同提出《規定〈說文〉、〈廣韻〉、〈集韻〉的今讀以作〈新編國音字典〉的初步案》。具體辦法是：取以上三書，按其反切，規定今讀。計劃三八年終成書。後錢先生去世，《新編國音字典》未能成稿，但做成《廣韻今讀》（據說有油印本）。在此期間，“中國大辭典編纂處”做了大量的工作。《第六次總報告書》在“副產物”一項中，有《〈說文〉三書及〈廣韻〉注音索引》（黎錦熙督修，1933年9月成稿），其中《廣韻》據古逸叢書本，注音則把反切、等韻與國音並列，全書以《康熙字典》部首爲序。白滌洲編有《〈廣韻〉通檢》與《〈廣韻〉切音譜》（1931年6月成稿），前者“將全書之字，按其反切，定注國音，附記紐韻，依部首順序，排成通檢”；後者“將全書反切韻目，分編聲、韻、切音字、四聲，凡四譜”。白滌洲的《廣韻通檢》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古音和今音對照手冊，是對廣韻反切全面注音的肇始之作。惜白滌洲的書僅有少許油印本，未能廣爲流佈。

一九三七年，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的《國語辭典》出版，採取國音字母第一式（注音字母）和第二式（國語羅馬字），依照標準國音注明今音。凡涉及經史等古書中的冷字，則參考隋唐以來的韻書，循古今音變的條例，斟酌定音。這是第一部以新方式標音的大型詞典，其編纂目的是爲研習漢語、矯正讀音，故未標出韻書反切，以資對照。所用注音字母與國語羅馬字（臺灣尙在使用），一般人已不熟悉。

一九五八年二月，中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正式通過《漢語拼音方案》，採用拉丁字母作爲漢語拼音的書寫形式。同年，丁聲樹編錄、李榮參訂

的《古今字音對照手冊》出版。這本書收常用字六千左右，依普通話音系爲序；于字下標出普通話的讀法，加注《廣韻》系統的古音反切，並注明攝、開合口、等次、聲調、韻部和聲母。據此從今音查古音，推究演變，很是方便。服從于編寫的目的，此書並未給《廣韻》音系的各個反切標今音。在此前後，丁聲樹、李榮合編的《方言調查字表》（1955年）與《漢語音韻講義》（1957年），李榮的《怎樣根據北京音辨別古音的聲母》（1962年）、《怎樣根據北京音辨別古音的韻母》（1963年）與《廣韻的反切和今音》（1964年），殷煥先的《反切釋例》（1962年）與《反切續釋》（1963年），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中古音和今音的文章，對普通話音系和《廣韻》音系的語音對應關係作了深入細緻的研討，總結了許多條例。

六十年代，臺灣編纂《中文大辭典》一書。每個單字下列出反切（主要是《廣韻》中的反切），用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標音。今音以《國語辭典》注音爲準，未注音者根據《廣韻》所載同切語之字見于該詞典者推定之。《國語辭典》不是對廣韻音系中各個反切的標音，因此，有些字的今音《中文大辭典》就祇得闕如。雖然《廣韻》一書的字《大辭典》全部收錄，但是絕不能認爲給《廣韻》音系的反切全面標注了今音。注音部分亦有疏漏，略舉數條如下：

（1）有反切抄錯者。“帛”字女余切（魚韻），誤作女余切（麻韻）。（2）有漏注《廣韻》反切者。“競”字山賁切，“悔”字荒內切，失錄。（3）有標音錯誤者。“嫪”字丘吠切，今音注ㄅㄨˋ、kuey。其中“ㄨ”爲“ㄨ”之譌，當作ㄅㄨˋ。（4）有僅列反切而不注今音者。“懣”字且勇切，未注今音，僅注“與‘懣’同”；“懣”字且勇切，亦未注今音，僅注“與‘懣’同”。兩相互注而皆未注今音，讀者無法查知今音讀法。

七十年代末，《辭源》（修訂本）出版，注音採取了古今對照的方式。《出版說明》中言明：“單字下以漢語拼音和注音字母兩種方式標今音，並加注《廣韻》反切，標出聲紐。”但《廣韻》中有些小韻的字《辭源》並不收錄，因而這些小韻的反切在《辭源》中查不到今音。

一九八〇，周祖謨的《廣韻四聲韻字今音表》（以下簡稱《今音表》）

出版，該書為《廣韻》的小韻反切全面標注今音。全書按《廣韻》韻次列為六十一個表，把四聲韻部中各紐的反切一一標出普通話的讀音，其編排格式與宋代韻圖相仿。熟悉《廣韻》的人查起來較為方便。但《今音表》未注等呼，所錄小韻反切比張刻本少七十二個。又其中反切及今音標注錯誤頗多，用時務必注意核對（參見《〈廣韻四聲韻字今音表〉校讀記》，部分內容載《中國語文》1988年5期、《古漢語研究》1990年1期）。

四、《廣韻》反切今音標注的若干問題

《反切今音手冊》承前修時賢之餘緒，從應用出發，採取從小韻反切查今音的編排方式。《廣韻》一書三千八百七十五個小韻（有兩個直音）的反切，據《漢語拼音音節索引》分部別居。每條反切下標注今音及中古等韻六要素。

《廣韻》反切今音標讀的若干問題尚須討論。

（一）《廣韻》的小韻反切是否當全部收錄？

《切韻》自陸氏成書後，屢經傳寫，又增訓加字，刊謬補闕。四百年後，陳、邱承孫氏《唐韻》、李氏《切韻》等，重修增廣，《廣韻》已非陸氏之舊撰，相承而有別。經後世抄刻，雖小韻錯誤難免，但《廣韻》後增小韻，當有所本。陳澧據《廣韻》考《切韻》，意在“稍復陸氏撰本之舊”，故以自己訂下的規範，刪去小韻一百二十多。刪去幾個小韻，固然並不影響整個音系。但本手冊旨趣在為《廣韻》一書中所有小韻反切注音，因此，不加任何刪併。

（二）小韻字的又音干擾是否應當排除？

《廣韻》所收之字，又音較多。給小韻標注今音特別要注意的是小韻字自身的又音。這種又音不是這個小韻的又音，故標注今音要從這個小韻在《廣韻》音系中的所處地位出發，而不能拘于小韻字自身的今音而顧此失彼。小韻反切若據規則推導出的今音與小韻字通常今音不合，就得查找又音。《今音表》準韻神紐“盾”字食尹切下注音 dùn。此

反切推導音 shǔn, 與小韻字今音 dùn 不合, 查“盾”字又音在混韻定紐徒損切, 正好音 dùn, 故食尹切下不當標 dùn。又德韻滂紐“覆”字匹北切下注今音 fù。此小韻字今音 fù, 與切語推導音 pò 不同, 查“覆”字今音 fù 來自又音屋韻敷紐芳福切, 故匹北切下當標 pò。小韻字又音的疏忽有時會引起連鎖性失誤。蟹韻匣紐“夥”字懷卞切, 《今音表》注音 huò, 致使同部的曉紐花夥切、澄紐丈夥切類推爲 huò 與 zhuò。韻母今音 uò 與同類“卞”字乖買切的韻母 uài 不諧, 亦與平聲韻佳部、去聲韻卦部的合口類韻母 uā/uài 不協調。查“夥”有又音在果韻胡果切, 今音 huò, 故懷卞切當音 huài, 其餘花夥、丈夥二切亦當據此類推。這樣纔能求得同類合口韻母今音的和諧一致。可見, 妥善地處理小韻字的又音, 既能使小韻反切的今音合符該反切在《廣韻》音系中的音韻地位, 又可避免徒增一些無根據的“例外音變”。

(三) 普通話音系中沒有的推導音音節怎麼辦?

《廣韻》中的字, 據現代漢語中使用與否, 可大致分爲活字與死字兩大類。拿廣韻的反切與普通話的讀音做比較, 可以求出古今音變的一般對應規則, 這是用比較法和歸納法做研究。拿規則去推導死字反切的今音, 這是用演繹法做研究。在反切今音釋讀中, 會碰到一些據規則推導出來而普通話音系中沒有的音節。本手冊採取的是既標出硬性推導音, 又確定一個折合參考音的處理方式。

(四) “越出本韻的小韻”是否當以所在韻部定開合?

眞部、諄部(舉平賄上去入)在《廣韻》中爲開合對立韻, 其區別在介音。《陸韻》、《王韻》中未分爲兩部, 至《唐韻》眞、諄分韻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皆承之, 《韻鏡》、《七音略》亦開合分圖。

考察這兩部內的小韻反切, 有些反切下字越出本韻。這些小韻是:

- (1) 眞部小韻: 困, 去倫切; 贊, 於倫切; 筠, 爲贊切; 麋, 君筠切(“倫”在諄韻, “筠”“麋”是以“贊”越出本韻推定的)。
- (2) 軫部小韻: 窘, 渠殞切; 殞, 于敏切(“敏”不出韻。“窘”、“殞”韻圖列在準韻)。
- (3) 震部小韻: 响, 九峻切(“峻”在稕韻)。
- (4) 質部小韻: 率, 所律切(“律”在術韻)。

(5) 諄部小韻：趣，渠人切；汾，普巾切（“人”、“巾”皆在真韻）。(6) 準部小韻：蠶，棄忍切；展，珍忍切；脰，與腎切；澣，鉏紉切（“忍”、“腎”、“紉”在軫韻）。

對於這些小韻的處理方式常見的有三種。一種是刪，比如陳澧《切韻考》將“趣”、“脰”、“蠶”、“澣”、“展”刪去。另一種是：或在真部設合口類，陳澧、高本漢、王力都這樣做，或在諄部設開口類，李新魁《古音概說》中把諄部音值擬為 $y\partial n/yw\partial n$ 兩類。還有一種是移韻，把切下字開口的移入真部，切下字合口的移入諄部，周祖謨、陳復華都採取這種方式。這三種方式都以爲真、諄分韻不清，韻書編制者審音不精。本手冊中既未刪韻、移韻，也未另設一類，而是以所在韻部定開合。

以上這些“越出本韻的小韻”，通過它們在唐宋韻書（《唐韻》、《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）及韻圖（《韻鏡》、《七音略》）所屬韻部的異同比較；通過《廣韻》與《集韻》對真、諄兩部審音分韻的異同比較；再根據其他一些材料的分析，自然會得出當以所在韻部定開合的結論。

1. 真諄兩部的這些小韻，在中古時代有開口合口兩種讀法。韻書（圖）的編制者，有的以開口爲正音，則入真部；有的以合口爲正音，則入諄部。(1) “困”，《廣韻》、《篆韻譜》（作去筠反）入真部，《集韻》與韻圖入諄部。(2) “筠”，《廣韻》、《篆韻譜》（作王春反）入真部，《集韻》與韻圖入諄部。(3) “窘”，《廣韻》、《篆韻譜》入軫部，《集韻》與韻圖入準部。(4) “展”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入準部，《篆韻譜》與韻圖入軫部。(5) “準”，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入質部，《篆韻譜》與韻圖入術部。(6) “殞”，《廣韻》、《篆韻譜》（作“碩”）、《韻鏡》（作“隕”）入軫部，《集韻》（作“碩”）入準部，而《七音略》軫部（作“愼”）、準部（作“隕”）重出，蓋亦開亦合。(7) “吻”，《廣韻》入震部，《集韻》、《七音略》入稭部，而《韻鏡》震部、稭部重出，是亦開亦合。以上這些小韻在不同韻書（圖）中歸部不一，以“審音不精，分韻未盡”恐無法說明。

2. 根據音韻學的研究，有人認爲上古時代沒有合口介音，有人認爲祇有從屬於聲母的輕微唇化音 $*-w-$ 。中古時代的合口介音是後來

纔有的。如果我們考慮到方音發展的差異及語音變化的不平衡性等因素，那麼真諄部的一些字有開、合兩讀是很正常的現象。

開合兩讀可以據又音而知。《廣韻》：“吹”，夷質切（質韻），又餘律切（術韻）。《集韻》：“𦵏”，之人切（真韻），又株倫切（諄韻）；“𦵏”，失人切（真韻），又朱倫切（諄韻）；“脣”，之人切（真韻），又船倫切（諄韻）；“𦵏”，丞真切（真韻），又船倫切（諄韻）；“𦵏”，呼隣切（真韻），又須倫切（諄韻）；“𦵏”，休必切（質韻），又允律切（術韻）。《廣韻》：“𦵏”，初覲切（震韻），又初忍切（當在軫韻）；《經典釋文》：創允反（“允”，《廣韻》在稕韻），《集韻》亦作創允反（稕韻）。《廣韻》：“訊”，息晉切（震韻）；《經典釋文》音信，又音峻，前者《廣韻》中與訊同一反切，後者《廣韻》作私俊切（稕韻）。

開合兩讀可據形聲字聲符與被諧字的關係而知。有被諧字在開口韻，聲符在合口韻的。比如：津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𦵏、筆、津、𦵏、𦵏、𦵏，皆在開口，而聲符“𦵏”，則在合口術韻。𦵏、𦵏、𦵏，皆在開口，而聲符“𦵏”，則在合口諄韻。有被諧字在合口韻，聲符在開口的。比如：𦵏、脣、滑、𦵏，其聲符“𦵏”在真韻。𦵏，其聲符“忍”在軫韻。亦有一字異體，甲聲符在開口，乙聲符在合口的。比如：“𦵏”，異體“𦵏”，“真”在開而“𦵏”在合；“𦵏”，異體“𦵏”，“至”在開而“𦵏”在合；“𦵏”，俗作“𦵏”，“𦵏”在合而“𦵏”在開。

開合兩讀還可據有些小韻反切在今音中一開一合而知。震韻息晉切，今音一讀 xìn（信、𦵏），一讀 xùn（汛、訊、迅）。準韻余準切，今音一讀 yǔn（允、𦵏），一讀 yǐn（尹）。開合兩讀還可據現代方言證明，此不贅述。

3. 不能執反切下字之開合定《廣韻》分韻之未盡。真諄部的這些小韻，既然韻書或韻圖編制者審音標準不同，故分韻歸屬不同。反切下字並非隨韻部所屬而改動，蔣斧本《唐韻》“率”入質部而反切下字“律”在術部可證。這種情況使我們明白韻書的編製者既要據自己的規範審音（不是後代的考據法，而是以脣吻），又要在反切字上存古，有如反切上字存古產生了“聲紐類隔切”，故出現了個別小韻所屬韻部與反切下

字不一致的現象，或稱“韻呼類隔切”。《唐韻》、《篆韻譜》，以至《集韻》中普遍共有的這種不協調現象，使我們在《廣韻》編制者“審音分韻，下字不改”與“審音不精，分析未盡”兩者之間，認為前者合符事實真相。

4. 不能執《集韻》分韻之是斷定《廣韻》分韻為非。如果像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，《廣韻》真諄部因韻書沿革變遷，反切與歸韻淆亂，失其條理，那麼，《廣韻》頒行三十一年後，批評《廣韻》而重新刊修《集韻》的編纂者丁度等人，理當“論切歸韻”，妥善調整這些分析未盡的小韻，使真諄開合不相雜廁、涇渭分明了。其實不然，漏子捅得更大了。《廣韻》真韻的喉、牙小韻(12個)《集韻》移入諄韻；《廣韻》軫韻的唇、舌、牙、喉等小韻(14個)《集韻》移入準韻。《廣韻》震韻唇、舌、牙、喉等小韻(19個)《集韻》移入稕韻。《廣韻》術韻莊紐、曉紐小韻(2個)《集韻》移入質韻。《集韻》的編者為何要這樣大規模地移韻呢？是出于趣味（高本漢有韻部開合分韻是趣味問題之說），把真部安排為開口，諄部安排為一合一開呢？還是基于編者的規範，審定正讀，重新歸韻呢？如果官修韻書，刊正《廣韻》不是遊戲，有可能的祇是後者。前後兩本韻書中真諄部收音歸韻的參差異同，反映了丁度與陳彭年審音規範的差別。《集韻》中就反切上字由類隔改音和的做法也促使我們這樣去想。

5. 不能執韻圖開合之是斷定《廣韻》分韻是非。上面提及的這些小韻，它們的開合，有韻圖同《廣韻》者，有韻圖不同《廣韻》者，亦有韻圖半同《廣韻》者（一字開合重出的）。韻圖的描寫對象是什麼？李新魁從韻圖小韻字與韻書小韻字的異同比較入手，推知《韻鏡》與《廣韻》有一定的距離，但是某些方面却與《集韻》相當接近，與《禮部韻略》相合較多，可能據《景德韻略》（已佚）而作（見《韻鏡研究》，載《語言研究》1981年創刊號）。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薛鳳生認為，《韻鏡》不是專門為闡釋唐宋韻書而作，而是對唐宋間某個活的語言系統的描寫，祇是取通行韻書中的小韻字作為韻圖上的音節代表字。兩家的觀點有異，但都認為《韻鏡》的依據不是《廣韻》。韻圖與《廣韻》都是唐宋時期的產